

溫故

木心逝世三周年
紀念專號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木心逝世三周年纪念专号 / 刘瑞琳主编.

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5.2

ISBN 978-7-5495-6368-5

I. ①木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木心(1927~2011)—纪念文集

IV. ①K825.6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30053 号

官方微博 @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

官方微信 理想国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: 541001

网址: www.bbtpress.com

出 版 人: 何林夏

出 品 人: 刘瑞琳

责任编辑: 曹凌志 罗丹妮 雷韵

设计制作: 马志方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 010-64284815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700mm×1000mm 1/16

印张: 16.25 字数: 190千字 图片: 78幅

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印厂电话: 0539-2925888



1994年2月世界文学史课结业聚会，我们给木心买了蛋糕。那一天不是他的生日，他也不愿过生日，但我们围着他，看他开心地切蛋糕。——陈丹青

我与你们，分明隔着两条代沟，父辈，祖辈……但曲腿一跳就跳过来了！我们肝肠如火色笑似花。文学，艺术，文学家，艺术家，作者和读者之关系，都是“忘年交”，两者相隔百年千年，可以一见如故，譬如“诗三百篇”吧，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，“今夕何夕”。

我的文章与我的读者是同年龄的。我写这些书时，他们还刚出世。二十多年过去了，他们开始寻找我的书，而我的书也眼巴巴地鹄候着他们——这意象很诡谲，而感动了我麻木的心：我的读者未必理解我的书，我的书也未必理解我的读者。

缅想我的读者，如海宁观潮之感。

新的时代，新的青年，使我蛰然心喜。

我的读者属于我的晚辈，而属于孙辈者更多，是则隔两代也。

上海美专、杭州高中、上海浦东、工艺一厂、美国纽约，我教过五代人。

来吧，年轻人，我们唱歌跳舞。

——选自木心遗稿

编辑的话

每年2月14日,是年轻人记得的一个日子。在木心读者的记忆中,这一天,正是诗人的生日。他离开我们三年了,本社《温故》又到了推出纪念专号的日子。

最近有位青年音乐人为木心的小诗《从前慢》谱了曲子,亲自弹唱,播出后,不脛而走。木心先生也曾经作曲,但生前从未被演奏,更没有人为他的诗谱曲,现在,他的读者唱出了第一首木心的诗歌。

本期专号共分四辑,每一辑篇首,我们依循往年的体例,摘选木心遗稿中的若干短句和段落,与专号中的众声喧哗构成有趣而富深意的对照。本期选用的图片也大致是此前从未发表的。

开篇首辑,披露未经发表的木心作品——应世界文学史讲席的学生们再三恳求,自1993年3月7日开始,木心破例谈论自己的作品和写作之道,持续讲了七八堂课。这部分讲述的笔录约两万多字,不见于《文学回忆录》,最近,经与陈丹青商议,本社决定春节后出版。现将木心有关散文《九月初九》的讲述笔录,先行刊发,以飨读者。

本期第二辑,集中收录了几篇木心家世与早年生活的钩沉文章。其中,以夏春锦先生探寻求证木心与夏承焘和茅盾的关系,以及解析木心自制年表的三篇文章,做得最为认真。

本期第三辑,选择了几篇有分量的文章:童明先生,木心的至交,去年在桐乡以木心一副对联做了长篇讲演,是他木心研究系列的小试牛刀。巫鸿,

芝加哥大学教授，木心的老朋友，于2001年为木心的精印画册撰写专文，独具只眼，窥探木心的文学与绘画世界中深藏而难解的个人性。此外，木心的台湾朋友，诗人杨泽，应刘道一之请作了长篇访谈，回顾木心旅美早期的经历；木心的学生，画家曹立伟先生，去年又写成两篇文章，一篇是深入解读木心的绘画，另一篇充满了与木心相处的珍贵细节。

旅居纽约的著名作家李劫，去年在博客中这样写道：“木心的溘然谢世，无意间让文学诺贝尔奖……丧失了领受一个自屈原、李白、杜甫以来最诗意盎然的中国诗人加冕该奖的机会。”同年，李劫先生写成长篇论文《木心开屏，美在洞见》，由《天涯》杂志率先发表了前半部分，本册专号予以转载，与读者分享他的观点。

本期第二辑，收入了几篇读者怀念木心的文稿。南京先锋书店于去年12月21日木心忌日，举办了上百人参与的纪念活动，南京艺术学院影视学院在活动中播放了摄于乌镇的纪录片《再见木心》，本册专号全文发表该次活动的现场记录。

费时一年，经乌镇陈向宏先生与陈丹青、代威、匡文兵共同努力，木心故居纪念馆于去年5月25日正式开放。在第四辑，刊有陈丹青在纪念馆开幕式的讲话和相关图片，去年年底，他又写成了第三篇怀念木心的文章。

三年来，木心在读者中的反馈与影响，应由生者的“怀念”与读者的“惊艳”，逐步趋向严肃而深沉的研究。这一研究尚待有形的机构、適切的人选，它的难点、规模、命题、方式，眼下难以测知。它向所有木心的读者开放，目前我们所能刊发的有限文本，显然是这一长途跋涉的初始。有鉴于此，从明年开始，本社拟将这份温故特刊易名为《木心研究专号》，仍于每年年初木心先生诞辰之日出版，为有志于此的读者与作者，贡献小小的空间，俾便木心研究初具雏形。

竭诚期待各界高明而慷慨的作者，以及与木心先生通信往来的朋友与读者，不吝赐教，为今后《木心研究专号》的工作提供珍贵的建议。

世界文学史讲席后期，我们再三恳请木心先生讲讲他自己的写作经验。进入1993年，也就是讲席的第四个年头，木心同意了。在此后的七八次讲席中，上半课照常讲现代文学，下半课，由我们选择他的作品中的某篇，听他夫子自道。

2012年底，《文学回忆录》整理完毕。因无法预料此书的影响，更难测知外界可能出现的挑剔或批评，为慎重起见，决定删除这一部分（约两万多字）。

两年多过去了，《文学回忆录》获得良好而广泛的评价。木心先生的文学造诣和写作手法，想必使文学爱好者愈发感到兴趣。本期《木心纪念专号》特将其中谈论散文《九月初九》的笔录先行刊出，以飨读者。春节后，理想国决定以单行本出版这一《文学回忆录》补遗。

这部分讲述，木心先生无须备课，我们每人手里拿着他的书，翻到他所讲述的篇幅，听他顺着段落临场发挥。我们一边听讲，一边迅速核对正在讲述的段落，因此笔录不易跟上。现在重读，处处有仓促、跳动之感，错漏失记，更是在所难免，读者诸君只能就此而约略一窥木心先生当年讲述的情境，还请鉴谅。

——陈丹青



这幅照片也摄于世界文学史课的结业聚会。但此前五年木心给我们讲课时，也经常是这个神情和手势。——陈丹青

目 录

辑 一	木 心	我的《九月初九》	001
辑 二	高玉林	木心的家世和早年生活	011
	夏春锦	木心与夏承焘的“忘年交”	026
	夏春锦	木心与茅盾	032
	夏春锦	木心的一份“自制年表”	043
	王 韦	在天国再相聚言欢	045
	汪思思	寻访杰克逊高地木心故居	049
	尹大为	木心先生三年祭	053
	刘向阳	木心与读者的故事	061
	胡竹峰	关于木心：答记者问	067
	罗羽等	传承与回望：《再见木心》纪录片试映会	073

辑 三	童 明	张之洞中熊十力，齐如山外马一浮	095
	巫 鸿	读木心：没有乡愿的流亡者	107
	李 劫	木心开屏，美在洞见	119
	刘道一	听杨泽谈木心：“文学往事”口述系列之二	153
	曹立伟	木心片断追记	169
	曹立伟	私人曙光：评木心水墨	187
辑 四	何晶 vs. 陈丹青	木心使我洗去一点野蛮的根性	201
	陈丹青	木心故居纪念馆开馆仪式发言	209
	陈丹青	杰克逊高地	227

我的《九月初九》

木心

上次讲自己作品，据说大家喜欢听。今天一半一半，上半堂课继续讲萨特，下半堂课讲我的《九月初九》。

休息。

《九月初九》写在1984年。我还没重看一遍。用现在的观点看，要修改了。但有的作品，我就让它去。

谈中国的人和自然，真在题目上标榜，太学究气。想来想去，取“九月初九”，秋高气爽，登高，念旧。

起初投《中国时报》（台北《中国时报》）。居然一年不发表。我没有退稿记录，结果去要求退稿。退回了。据说，是编辑认为我在文章里的观点是不对的。结果寄给《联合日报》（同上）的症弦，马上发了。

有这样的事。

开头。一篇文章你要动手写，全部精力要定在头一句。中国从前叫做“破题”。一法是正面破题，一法是意外的侧面的来。我这次用的是前一法。整篇文章都在写“连缀表现着平等参透的关系”。用这一法，就要吃得准，拿准了，写下去。

把整个题破掉，一般说，这种破法是傻的。但我把谜底拎在前面是比较大

胆的——你得估量你在后面有足够的东西可以发挥。

“乐其乐……忧其忧”，是托前面一句主题。用了“宣泄”、“投诉”这样的词。借范仲淹名句。“三百篇”，加“所谓”二字，是“大概”的意思。这一段，是文雅的借用，不能老老实实自己讲起来。后来的俏皮话（说汉赋缘等），要好心，不能油滑。写“作者”而他点不点“屈原”，点名，太重了。写他们，要敬爱。

到这儿，马上底下要竖点真功夫出来。“汉赋好大喜功，把金木水火土边旁的字罗列殆尽……”从前，汉赋等于字典。许多字只能到汉赋里去查。但这一层，当然不能说。

直到“对自然仿佛知尔甚深”，可以语气停一停，转到唐代。

引诗，我不喜欢引原诗。要改装过。接二连三要拿出东西来。“吐属尖新”、“吹气若兰”，正好形容宋词（举曹操三十里“绝妙好辞”的典故。惜未记）。

第一长段，有个细的东西藏在里面：是押韵的。我反对用韵。反对用韵，用起来就好。

说到唐以后，明清就不必一一举了，一句“接下来”，就讲下去（明清笔记中，自然与人睡在一起，还生孩子）。

第二长段，讲到儒、道、释，涉哲学范畴了。

儒家，其实是既述又作，讲的是一套君王术。除了孟子讲讲人民，孔子他们一句不说。“峨冠博带”，古人有句“君子死，冠不免”。子路被杀得遍体鳞伤，还挣扎去抱回帽子。

格致学派，指理学家。他们是理学家，又是理想主义，又是功利主义，那是不行的。

对佛教的判断，我很凶：“始于慈悲，止于无边的傲慢。”开始是慈悲，最后是“天上地下，唯我独尊”，已是法西斯了。（野叟，吃水芹菜，晒晒太阳。）

我早就有艺术家不能当哲学家的想法。康德要是做音乐家多好，二律背反一定很好听，小提琴钢琴一起来。

休息。我说《九月初九》写得好。木心：“这是下策。我何必

去干这种事情，粉墨登场。我喜欢的是做陶渊明那样的事。”又说：“当时你说，你把它写出来。我只好给自己出难题”，“要用力气，所谓用力，就是举重若轻”。

野果、自然、果园、人工。大河本来不是为了肥沃土地，可是你人要肥沃，就来肥沃。“然后，群莺乱飞”，开玩笑。前段一本正经，所以在第三段多写日常生活细节，但要和前面调和，细致地描写，要和去国的大愁联在一起。写到“密码”，要用点现代写法了。到“中国的‘自然’内有‘人’，”点出看法了。

“谁蒔的花服谁”，轻轻写，一步步写。写到“旧的空鞋都有脚”，总该服了吧。“古老国族的辉煌而褴褛的整体”，与“脚”对应。写到这儿，可以歇歇，抽口烟，想，这小子还聪明。

要留余地。当然不是每一犬每一花爱你，正如不是每一人爱你一样。要懂得自己脱身。到最后一段，又从小问题拉到大问题（江河、巨泊，等等），末尾两句，不必像主题那样正面，平实，讲完。

大家自己对自己，要落落大方。

再听我讲也没用，一定要自己写。

所谓健康，是多少病痛积成的。麻木，是多少敏感换来的。

注 下页附《九月初九》原文，以便对照。

中国的“人”和中国的“自然”，从《诗经》起，历楚汉辞赋唐宋诗词，连络表现着平等参透的关系，乐其乐亦宣泄于自然，忧其忧亦投诉于自然。在所谓“三百篇”中，几乎都要先称植物动物之名义，才能开诚咏言；说是有内在的联系，更多的是不相干地相干着。学士们只会用“比”、“兴”来囫圇解释，不问问何以中国人就这样不涉卉木虫鸟之类就启不了口作不成诗，楚辞又是统体苍翠馥郁，作者似乎是巢居穴处的，穿的也自愿不是纺织品。汉赋好大喜功，把金、木、水、火边旁的字罗列殆尽，再加上禽兽鳞介的谱系，仿佛是在对“自然”说：“知尔甚深。”到唐代，花溅泪鸟惊心，“人”和“自然”相看两不厌，举杯邀明月，非到蜡炬成灰不可，已岂是“拟人”、“移情”、“咏物”这些说法所能敷衍。宋词是唐诗的“兴尽悲来”，对待“自然”的心态转入颓废，梳剔精致，吐属尖新，尽管吹气若兰，脉息终于微弱了，接下来大概有鉴于“人”与“自然”之间的绝妙好辞已被用竭，懊恼之余，便将花木禽兽幻作妖化了仙，烟魅粉灵，直接与入通款曲共枕席，恩怨悉如世情——中国的“自然”宠幸中国的“人”，中国的“人”阿谀中国的“自然”？孰先孰后？孰主孰宾？从来就分不清说不明。

儒家既述亦作，述作的竟是一套“君王术”；有所说时尽由自己说，说不了时一下子拂袖推诿给“自然”，因此多的是峨冠博带的耿介懦夫。格致学派在名理知行上辛苦凑合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，纠缠瓜葛把“自然”架空在实用主义中去，收效却虚浮得自己也感到失望。释家凌驾于“自然”之上，“自然”只不过是佛的舞台，以及诸般道具，是故释家的观照“自然”远景终究有限，始于慈悲为本而止于无边的傲慢——粗粗比较，数道家最乖觉，能脱略，近乎“自然”；中国古代艺术家每有道家气息，或一度是道家的追慕者、旁观者。道家大宗师则本来就是哀伤到了绝望、散逸到了玩世不恭的曝日野叟，使艺术家感到还可共一夕谈，一夕之后，走了。（也走不到哪里去，都只在悲观主义与快乐主义的峰回路转处，来来往往，讲究姿态，仍不免与道家作莫逆的顾盼）然而多谢艺术家终于没有成为哲学家，否则真是太萧条了。

“自然”对于“人”在理论上、观念上若有误解曲解，都毫不在乎。野果成全了果园，大河肥沃了大地，牛羊入栏，五粮丰登，然后群莺乱飞，而且幽阶一夜苔生——历史短促的国族，即使是由衷的欢哀，总嫌浮佻庸肤，毕竟没有经识过多少盛世凶年，多少钧天齐乐的庆典、薄海同悲的殇礼，尤其不是朝朝暮暮在无数细节上甘苦与共休戚相关，即使那里天有时地有利人也和合，而山川草木总嫌寡情乏灵，那里的人是人，自然是自然，彼此尚未涵融尚未钟毓……海外有春风、芳草，深宵的犬吠，秋的丹枫，随之绵衍到煎鱼的油香，邻家婴儿的夜啼，广式苏式月饼。大家都自言自语：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的。心里的感喟：那些都是错了似的。因为不能说“错了的春风，错了的芳草”，所以只能说不尽然、不完全……异邦的春风旁若无人地吹，芳草漫不经心地绿，猎犬未知何故地吠，枫叶大事挥霍地红，煎鱼的油一片汪洋，邻家的婴啼似同隔世，月饼的馅儿是百科全书派……就是不符，不符心坎里的古华夏今中国的观念、概念、私心杂念……乡愁，去国之离忧，是这样悄然中来、氤氲不散。

中国的“自然”与中国的“人”，合成一套无处不在的精神密码，欧美的智者也认同其中确有源远流长的奥秘；中国的“人”内充满“自然”，这个观点已经被理论化了，好事家打从“烹饪术”上作出不少印证，有识之士则着眼于医道药理、文艺武功、易卜星相、五行堪舆……然而那套密码始终半解不解。因为，也许更有另一面：中国的“自然”内有“人”——谁莳的花服谁，那人卜居的丘壑有那人的风神，犹如衣裳具备袭者的性情，旧的空鞋都有脚……古老的国族，街头巷尾亭角桥堍，无不可见一闪一烁的人文剧情、名城宿迹，更是重重叠叠的往事尘梦，郁积得憋不过来了，幸亏总有春花秋月等闲度地在那里抚恤纾解，透一口气，透一口气，这已是历史的喘息。稍多一些智能的人，随时随地从此种一闪一烁重重叠叠的意象中，看到古老国族的辉煌而褴褛的整体，而且头尾分明。古老的国族因此多诗、多谣、多脏话、多轶事、多奇谈、多机警的诅咒、多伤心的俏皮绝句。茶、烟、酒的消耗量与日俱增……唯有那里的“自然”清明而殷勤，亘古如斯地眷顾着那里的“人”。大动乱的年代，颓壁断垣间桃花盛开，雨后的刑场上蒲公英星星点点，瓦砾堆边松茵竹笋依然……总有两三行人为之驻足，为之思量。而且，每次浩劫初歇，家家户户忙

于栽花种草，休沐盘桓于绿水青山之间——可见当时的纷争都是荒诞的，而桃花、蒲公英、松菌、竹笋的主见是对的。

另外（难免有一些另外），中国人既温暾又酷烈，有不可思议的耐性，能与任何祸福作无尽之周旋。在心上，不在话下，十年如此，百年不过是十个十年，忽然已是千年了。苦闷逼使“人”有所象征，因而与“自然”作无止境的亲，乃至熟昵而狡黠作狎了。至少可先例两则谐趣：金鱼、菊花。自然中只有鲋、鲫，不知花了多少代人的宝贵而不值钱的光阴，培育出婀娜多姿的水中仙侣，化畸形病态为固定遗传，金鱼的品种叹为观止而源源不止。野菊是很单调的，也被嫁接、控制、盆栽而笼络，作纷繁的形色幻变。菊花展览会菊的时装表演，尤其是想入非非的题名，巧妙得可耻——金鱼和菊花，是人的意志取代了自然的意志，是人对自然行使了催眠术。中庸而趋极的中国人的耐性和猾癖一至于此。亟待更新的事物却千年不易，不劳费心的行当干了一件又一桩，苦闷的象征从未制胜苦闷之由来，叫人看不下去地看下，看下去。“自然”在金鱼、菊花这类小节上任人摆布，在阡陌交错的大节上，如果用“白发三千丈”的作诗方法来对待庄稼，就注定以颗粒无收告终，否则就不成其为“自然”了。

从长历史的中国来到短历史的美国，各自心中怀有一部离骚经，“文化乡愁”版本不一，因人而异，老 辈的是木版本，注释条目多得几乎超过正文，中年的是修订本，参考书一览表上洋文林林总总，新潮后生的是翻译本，且是译笔极差的节译本。更有些单单为家乡土产而相思成疾者，那是简略的看图识字的通俗本——这广义的文化乡愁，便是海外华裔人手一册的离骚经，性质上是“人”和“自然”的骈俪文。然而日本人之对樱花、俄罗斯人之对白桦、印度人之对菩提树、墨西哥人之对仙人掌，也像中国人之对梅、兰、竹、菊那样的发呆发狂吗——似乎并非如此，但愿亦复如此则彼此可以谈谈，虽然各谈各的自己。从前一直有人认为痴心者见悦于痴心者，以后会有人认知痴心者见悦于明哲者，明哲，是痴心已去的意思，这种失却是被褫夺的被割绝的，痴心与生俱来，明哲当然是后天的事。明哲仅仅是亮度较高的忧郁。

中国的瓜果、蔬菜、鱼虾……无不有品性，有韵味，有格调，无不非常之鲜，天赋的清鲜。鲜是味之神，营养之圣，似乎已入灵智范畴。而中国的山山